

棗陽事情隨筆

姜道章

一、棗陽蔡陽舖非蔡倫造紙處

一九二三年《棗陽縣志》引《湖北通志》轉引《荊州記》謂：「通志，在縣北半里，注引《荊州記》，蔡陽縣有蔡倫宅，旁有池，名蔡子池，相傳為蔡倫造紙處。按《後漢書》，蔡倫為桂陽人，而盛宏之《荊州記》亦古書之可信者，故錄入，所謂縣北，殆昔蔡陽縣北也」（註一）；又所附「棗陽縣輿圖」上之地名蔡陽舖旁有蔡子池（註二）。

上述記載有誤，道章按《後漢書》蔡倫傳注謂：「《湘州記》曰：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，宅西有一石臼，云是倫舂紙臼也」（註三）。蔡倫

桂陽人，桂陽即今廣東省西北部的連縣，一九七九年版《辭海》，將桂陽誤為今湖南郴州。蔡倫不是棗陽人，也沒有住在蔡陽舖，蔡陽舖也沒有蔡子池，蔡陽舖不是蔡倫造紙的地方。

造紙是不是蔡倫發明的，學者有不同的意見，多數學者認為紙的製造，是從蠶絲衍化出來的，以絲絮製造紙漿在蔡倫以前，早已有紙出現了（註四）。

二、東漢皇帝和名人的壽命

根據《後漢書》的記載，光武中興所創立的東漢，從公元二五年到二一〇年，歷一九五年，傳

皇 帝	即位時年齡	在位年數	壽 命
光武帝劉秀	30歲	33年	62歲
明 帝 劉 莊	30歲	18年	48歲
章 帝 劉 炆	19歲	14年	33歲
和 帝 劉 肇	10歲	17年	27歲
殤 帝 劉 隆	1歲	1年	(註五) 1歲
安 帝 劉 祜	13歲	19年	32歲
順 帝 劉 保	11歲	19年	30歲
沖 帝 劉 炳	2歲	1年	3歲
質 帝 劉 纘	8歲	1年	9歲
桓 帝 劉 志	15歲	21年	36歲
靈 帝 劉 宏	12歲	22年	34歲
少 帝 劉 辯	17歲	1年	18歲
獻 帝 劉 協	9歲	31年	(註六) 54歲

十三世，十三位皇帝即位時年齡、在位年數及壽命如下：

年 齡	人 數	百分比
90~98歲	7人	7.5%
80~89歲	20人	21.5%
70~79歲	32人	34.4%
60~69歲	15人	16.1%
50~59歲	9人	9.7%
40~49歲	8人	8.6%
30~39歲	—	—
20~29歲	2人	2.2%
合 計	93人	100.0%

的紀錄，其分布如下：

《後漢書》名人傳記的記載，有九十三人壽命

十三位皇帝的平均年齡不足三十歲，今天中國男性的平均壽命是七十三歲（註七），東漢皇帝的平均壽命卻不到七十三歲的一半，光武帝劉秀壽命最大，也只有六十二歲，壽命最小的殤帝劉隆實際上不足一歲。十一人不足五十歲，十人不足四十歲，五人不足三十歲，四人不足二十歲，三人不足十歲，最小的不足一歲。

壽命最大的是吳祐，字季英，陳留長垣人，年九十八卒。壽命最小的是劉慶和酈炎，劉慶青河孝王，他的母親是宋貴人，他的父親是章帝，二十九歲就死了；酈炎，字文勝，范陽人，死在獄中，死時只有二十八歲。五分之四的人，壽命介於六十至八十九歲之間。平均壽命大約是七十一歲，俗語說人生古來七十稀，在古代這是很長的壽命，相當於今天國人男性的平均壽命。名人屬於上層社會，收入高，是有錢人，自然吃的比較好，不會有飲食不足問題，醫藥衛生的照顧也比較好，所以長壽。皇帝是上層社會金字塔的頂點，卻是短命，三種可能的解釋：人的基因使然，此其一；淫亂生活方式使然，此其二；宮廷鬥爭，年紀不大就被人謀殺，例如質帝劉繼就是被梁冀謀殺的，《後漢書》謂：「大將軍梁冀潛行鳩弒，帝崩于玉堂前殿，年九歲」（註八）；又如少帝劉辯，中平六年（公元一八九年）四月即皇帝位，九月被董卓廢為弘農王，翌年初平元年（公元一九〇年）正月，又被董卓殺害，年僅十八歲，《後漢書》謂：「中平六

年，……：皇子辯即皇帝位，年十七，……：董卓廢帝為弘農王。……：初平元年，……：董卓殺弘農王」（註九），此其三。

名人壽命的分析所根據的數據，是一個很小的樣本，也不是用嚴謹統計方法抽取的，其結論可能有誤差，僅供一般參考耳。

三、棗陽的新興服務業：足浴

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棗陽縣城經濟落後，服務業很不發達，最多的服務業就是小飯鋪，例如現在的理髮店好像都沒有，人們都是在路邊的剃頭擔子剃頭，我的記憶中好像那時棗陽還沒有「理髮」這個名詞，更沒有足浴這玩意兒，當時書院街有一間澡堂，就是河南人孫壽山開設的新生池，分池湯和盆湯兩種洗法，池湯是大家在一個大水池裏洗，我洗過池湯；盆湯是單獨一個人在一個小水池裏洗，後者價錢貴很多，洗盆湯的人洗畢可以躺在躺椅上，有捏腳和捶背的，有點類似今天之足浴。

棗陽的新興服務業足浴是近年引進到棗陽的，

據說城區約有十多家，二零一二年六月返鄉探親，外甥的好朋友杜君曾約我去洗足，我客氣推辭了，我雖不喜此道，但好奇也想看看甚麼是足浴，一天我的四外甥女婿帶我和姐夫到一家足浴店洗腳，對我來說，真是開洋葷，是第一次，到了足浴店，我們被店員帶到一間大房間，有三個大躺椅，實際上像是三個斜的單人床，我們各坐在床頭，隨後進來三位女服務員，年齡大約二十歲上下，各用雙手端一個木盆進來，將盆子放在我們的面前，盆子裏有半盆溫水，爲了衛生的原因，有塑料薄膜將水與木盆隔開，在我面前的服務員將我的鞋襪脫掉，叫我把腳放在水裏，還問我水燙不燙，我選擇的是最基本最簡單的足浴，接著她捏我的腳，並做全身按摩，她也捶了我的背，我一直坐在那裏，沒有躺下，我同她談話，她說她是資山人，十九歲，不喜歡讀書，所以出來工作，整個時間大約有五十分鐘，收費人民幣六十八元，考慮國民收入水平，大約相當美金七十元，蠻貴的。我姐夫還加上修腳指甲，修腳指甲的是另一位男服務員，另加人民幣

二十元，三人消費共人民幣兩百二十四元，約當美金兩百三十一元，真的不便宜，是高消費，這家足浴店是中上等級，還不是最高級的，可見現在棗陽的生活水平是多麼的高。我估計生意好一位服務員一天可服務六到八位顧客，若一位可得人民幣十元，則一個月的收入最多大約會有兩千到兩千五百元人民幣，在棗陽這應該是很不錯的收入。

四、棗陽的飲宴問題

二零一二年六月我帶長媳及兩孫回棗陽探親，多次參加公私宴會，在餐館的宴會都是在「包廂」式的一個大房間舉行，房間有一張大圓桌，可坐十幾個人，圓桌中間是一個大的圓形轉盤，房間裏還有茶几和沙發椅子，另外還有自動洗牌的麻將桌，每次都有人在進餐前打麻將，真正有輸贏要付錢的打麻將。當然還有一位或兩位服務員。

記得舊時棗陽的酒席有兩種，一種叫做四大頭，就是主要的菜有四道，另一種叫做三滴水，所謂三滴水，就是三類菜，第一滴是開胃菜，如涼

菜類；第二滴是主菜，如豬肉雞肉類；第三滴是餐後的點心，如甜酒。兩者都不如現在的菜多，現在的宴會，都有二十多道菜，表示主人對客人客氣和尊敬，但是每次都吃不完，三分之一是剩菜，甚至超過一半是剩菜，很浪費，公私皆然，我曾勸外甥和外甥女們菜少點，並說剩菜冰箱裏放不下，菜會敗壞，吃了可能會生病，說了也無效，每次都是滿桌子的菜，常常剩菜也吃不完，只好倒掉，實在可惜，實在浪費。據報導美國人百分之四十的食物是浪費掉了，比棗陽的情形更嚴重，所以美國人現在開始吃苦頭了。

宴會另外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喝酒，有啤酒和白酒，幾乎男女老少都喝，白酒一杯一杯地喝，我看著都害怕，同時勸酒之風甚行，每勸必喝，對方不喝，勸者決不罷休，而且舉出種種理由叫你喝，常看到人們喝的滿臉通紅，不過我還沒有看到喝醉的，據福布斯（Forbes）報導中國為全球最大的烈酒消費國家，這實在不是一個值得驕傲的事。大吃大喝固然表示經濟情況好，大家吃得起喝得起，但

是也不能浪費，用公款大吃大喝更不應該，而且多吃多喝，也有害健康，應該有節制。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台灣提倡節約，鼓勵大家宴客四菜一湯。不過，我也必須指出，在社交上喝酒也有一定好處，據說也有些酒喝少量對身體也有好處。

五、棗陽舊城河可填平改建為公園

我曾在拙文「返鄉雜記」中，提到老城河填平的問題（註十），棗陽的舊城河尚有一段遺留下來，從原來書院街北端北門開始，沿老城牆向西，左拐向南延伸，最後到老城牆的西南角為止，從北面看形成一個反過來的英文字母L形狀，面積相當大，這段城河是死水，年久形成一個很大的污水池，水幾乎是黑色的，沒有魚，是蚊子滋生的溫床，影響環境衛生，應該填平，設計改建成公園，種植樹木花草，必然會大大改善市容，也興建其他休閒設施，供市民使用。

我每次返鄉，住在衛生防疫站家二姐處，或

者住在第一人民醫院大外甥女處，前者是地下一樓，後者六樓，雖有紗門紗窗，室內蚊子爲害仍然嚴重，影響生活，對付的方法就是點蚊香、用電蚊蟲拍子及睡覺用蚊帳，這些消極的方法，並不能完全驅除室內蚊子，室外蚊子更多。實際上消除蚊子最好的辦法，就是消滅蚊子的來源，政府有關單位應該定期全面噴灑防蚊藥物，殺死蚊子的幼蟲孑孓和成蟲，同時更要消除蚊子滋生的水體，包括死水池、水溝及花盆盆底積水。例如在新加坡，私人花盆盆底積水發現孑孓是要罰款的，棗陽也可以制訂這樣的法律規定。

與此相關是城市基礎建設的問題，污水處理和下水道兩項十分重要，一座現代城市一定要有完善的污水處理設備和暢通的下水道，下水道的規模還必須考慮長期最大的降雨量。將舊城河填平改建爲公園，毫無疑問，沒有污水池和積水，自然會減少蚊子滋生，甚至完全消滅蚊子，並增加市民休閒的場所，一舉兩得，值得有關當局考慮。

六、棗陽應全面測繪地籍圖

二零一二年六月返鄉探親，我將個人收藏有關棗陽的地圖和《乾隆棗陽縣志》等文獻，捐贈給棗陽市檔案館，另將我去年出版的《人文地理學詞典》贈送給棗陽一中和棗陽二中各一部，在捐贈儀式上我提到棗陽應測繪地籍圖，當時有幾位在座的領導說棗陽有地籍圖。我之所以提到地籍圖是因為下面兩件事：二零零八年五月我見到我舅舅房屋所有權的文書，是一九二九年湖北財廳所發給的，等於是地契，只有文字說明，沒有附地籍圖，說明包括：「座落：小東門內外；四至：東至葉姓，南至江姓，西至陶姓，北至街心」（註十一），這種情形仍然普遍存在，此其一；我家的祖墳位在東北鄉唐凹，在一個山坡上，是一片林地，年幼時每年清明節我都跟大人去掃墓，記得當時墳地是一片很高大的松樹林，除了墳地，可能還有農地，幫我們看墳地的佃戶，有沒有付租金，我不清楚，但我記得每年佃戶都向我家送柴火；一九八七年五月第一



捐贈《乾隆棗陽縣志》等文獻儀式在棗陽一中舉行，會後姜道章先生與棗陽市各領導合影。

次從新加坡回鄉探親，堂兄道常帶路，我同內人還去祖墳向我父親和祖父的老墳拜祭，當時山坡下有一位在田地裏工作的鄉親大聲向我們叫喊：「是姜家的老墳！」二零一零年我帶領我的兩個兒子，從美國回鄉探親，去祖墳向我父親和祖父的老墳拜祭，老墳不見了，被開闢為一片旱地，並種植了莊稼，幼苗看上去像是玉米；實際上整個墳地及相關的農地面積有多大，我也不清楚，現在我們手上也沒有地契，更沒有地籍圖，產權很難收回，此其二。

現代國家都有完整的地籍圖，據我所知，大英圖書館就收藏了大量不同時期的英國地籍圖；台灣有日本人留下來的地籍圖，目前還在測繪更新，十幾年前中國文化大學受政府委託訓練地籍圖測量人員，負責的劉承洲教授告訴我，按照當時的進度，要一百年才能完成更新測量，可見地籍圖的測繪是一項很艱巨的工程，要花大量的財力和人力。我國古代就有地籍圖，像是著名的明代黃冊和魚鱗圖冊。地籍圖就像公路一樣，是國家的基礎建設，

沒有地籍圖，土地產權發生糾紛，往往很難判斷地界，也影響稅收。一九九八年《農村工作通訊》刊載了向中林先生的「何不繪幅地籍圖」一文，該文大意是如何解決農村宅地矛盾？如何確保農田保護區不受蠶食？河南省長葛市後河鎮提供了一個好辦法，就是繪製地籍圖，將各類耕地、灘地及農宅的分界線清楚標示，地籍圖成爲處理糾紛的依據，群眾喻爲護地的尙方寶劍（註十二）。我估計棗陽的情形，應該跟河南省長葛市差不多，也可能只有部分地區才有地籍圖，所以我建議棗陽全面測繪地籍圖。

註釋：

- 註一：見梁汝澤等修、王榮先等纂，《棗陽縣志》，卷四，輿地志，古蹟，一九六九年台北學生書局影印本，第一冊，頁91。
- 註二：見前揭《棗陽縣志》，卷一，頁35。
- 註三：見范曄撰《後漢書》，卷七十八，宦者列傳第六十八，蔡倫傳，香港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出版，點校本第九冊，頁2513。

- 註四：見翁同文，「溯源於殖蠶產絲術的三種連鎖性發明」，載所著《中國科學技術史論叢》，台北板橋：稻香出版社，二零零四年出版，頁173。
- 註五：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，見《後漢書》，點校本第十一冊，頁3197。
- 註六：一說66歲，見陳壽撰《三國志》，香港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出版，點校本第一冊，頁53。
- 註七：見2012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, Washington, DC: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, July 2012.
- 註八：見《後漢書》，點校本第二冊，頁282。
- 註九：見《後漢書》，點校本第二冊，頁357-369。
- 註十：見姜道章，「返鄉雜記」，《棗陽文獻》，第二十六期，二零零九年出版，頁77-78。
- 註十一：見前揭「返鄉雜記」，頁79-80。
- 註十二：見向中林，「何不繪幅地籍圖？」《農村工作通訊》，1998年第12期。按我在網上見到此文的擇要。